

中东地区政治

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

王宇

摘 要: 以色列人口中有 20% 是阿拉伯公民。在 2009 年 2 月举行的以色列第 18 届国会选举中有 13 名阿拉伯议员当选, 在国会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其人口比例。这些阿拉伯议员分别来自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以色列共产党和三个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从以色列建国 60 年来阿拉伯公民参加国会选举的情况分析, 阿拉伯公民在以色列的政治参与经历了“质与量”两方面的变化, 即政治自决程度从低到高、从附属走向独立; 但同时阿拉伯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却逐渐走低,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甚至降到了很危险的地步。阿拉伯公民对政治现状失去信心和热情, 不仅削弱了以色列左翼势力, 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发展以及中东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 以色列; 阿拉伯公民; 中东政治; 政治参与; 选举政治

作者简介: 王宇, 博士,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讲师(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2-0042-07

中图分类号: D73

文献标识码: A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至 2008 年底, 犹太人口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 75.5%, 非犹太人口占 24.5% (其中阿拉伯人口^①占 20.2%、其他民族占 4.3%)。^[1]以色列的阿拉伯社团从该国建国伊始就存在, 在其后 60 余年中, 以色列阿拉伯人口比例虽由 12.5% 升至 20% 以上, 但在政治生活中却始终处于边缘状态。2009 年 2 月, 以色列第 18 届国会选举中共有 13 位阿拉伯公民当选为议员, 占 120 个国会议席中的 10.8%, 远低于其 20% 的人口比例。阿拉伯人的政治力量对比与同样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约 20% 的原苏联移民的情况大为不同, 后者在短短 20 年内, 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相应的地位和影响。如在本届大选中, 受到众多新移民支持的“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一跃成为继前进党和利库德党之后的国会第三大党。为何“土生土长”的阿拉伯公民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影响力不高? 他们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情况究竟如何? 在这 60 余年中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政治历程?

本文将从阿拉伯人参加以色列国会选举的数据资料入手, 力求比较系统地介绍阿拉伯公民的政治活动以及与阿拉伯人相关的政党, 并揭示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中阿拉伯公民的政治处境以及发展趋势。首先要介绍的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背景资料和基本政治参与情况。

一、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背景介绍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15.6 万阿拉伯人留在以色列国境内, 成为以色列公民, 占当时以色列境内总人口的 12.5%。根据与约旦达成的协议, 约旦河西岸三角地区并入以色列版图,

^① 以色列人口统计数据中的阿拉伯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人, 而其他民族指的是非阿拉伯基督教徒以及不被认定是犹太人的新移民及其家属。

到 1949 年中期,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为 18.6 万。而此后的 60 余年中以色列阿拉伯人口翻番,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色列阿拉伯人口数 2007 年底为 1,450,000, 约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 20%。^[21]

以色列建国时,其境内绝大部分阿拉伯人并不情愿归属这个犹太国家,他们的亲人和邻居许多还流亡在外无法返回家园,甚至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许在跟犹太军队冲突时受伤乃至丧生,而且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一直与以色列处于敌对状态。在此情况下,这些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处境非常微妙。从个人角度来看,绝大部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根本没有好感,更谈不上一般公民对国家所应有的归属感和忠诚感了;从国家角度来看,一方面以色列必须遵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即接受阿拉伯人成为自己国家公民这一现实,因为 1947 年联合国 181 号决议中就明确了即将建立的犹太国家不会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其总人口为 99 万,其中犹太人 50 万,阿拉伯人 49 万;但作为一个自诞生之日起就陷入战争的国家,以色列究竟要如何对待境内这些潜在的敌对居民呢?以色列政府最终决定对阿拉伯人居住区采取军事管理,其法律依据是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紧急状态条例”,根据这些条例,政府有权限制阿拉伯人的行动自由,控制“旅行许可证”的签发,对某些人实行拘禁或驱逐,并指定任何因军事或其他目的所需要的地域为“禁区”^{[3]253}。军事统治从建国后一直持续到 1966 年才被废除,军政府在这 18 年中对阿拉伯人进行严密控制,不仅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控制其经济命脉,更时时监控着他们的政治活动。

尽管在军事统治之下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公民,但按以色列《独立宣言》和《基本法》的规定,他们享有平等自由和民主权利。^{[4]283}自 1949 年 1 月以色列第 1 届国会大选开始,阿拉伯公民就享有投票权。但初期的阿拉伯社团是一个“群龙无首”的社团,长期无法从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因为战前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的领袖和民众中的中上层人士大都离开了故土,留下的阿拉伯人多为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农民,生产水平落后、教育水平低下、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都不强,再加上以色列政府刻意限制,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阿拉伯社团都未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由于阿拉伯选民人数众多,因此以色列各主要政治党派从第 1 届大选就开始了阿拉伯公民选票的激烈争夺。初期的争夺主要集中在以执政的工党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党派之间,但不久之后它们就受到来自以色列共产党的有力挑战。20 世纪六十年代以共在阿拉伯公民中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以色列社会整体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阿拉伯公民民族意识的增强,阿拉伯公民对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在 1977 年大选中以共得到超过半数的阿拉伯选票。进入八十年代后,以色列阿拉伯人经历了漫长的政治成长期,终于从无足轻重到能够在以色列政治舞台上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独立参加竞选活动。从此阿拉伯选票之争就主要集中在以共和阿拉伯民族党派之间,随着以共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衰落,阿拉伯民族党派在阿拉伯选民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2009 年第 18 届议会选举的结果也正好能反映阿拉伯公民的这种政治倾向。

二、以色列阿拉伯人组建或参与的政党

在第 18 届议会选举中,共有 13 位阿拉伯公民当选为议员,其中 10 位来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民族党派和共产党,另外 3 位则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候选人进入议会。参加本届选举的两个阿拉伯政党一共获得 7 个席位;名义上是双民族党派而实际上阿拉伯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以色列共产党得到了 4 个席位(其中 3 席是阿拉伯议员,另有 1 名犹太议员);其余 3 名阿拉伯议员则分别来自利库德集团、前进党以及“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些有阿拉伯代表的政党,首先介绍的是历史最短但发展很迅速的独立阿拉伯政党。

(一) 活跃的独立阿拉伯政党

独立的阿拉伯政党在以色列政坛算是新鲜力量,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距以

色列建国已将近 40 年。1984 年成立的“和平先进党”在同年第 11 届大选中获得了议席，出现了第 1 个来自纯粹的阿拉伯政党的以色列国会议员。而 2009 年参加第 18 届议会选举的两个阿拉伯政党：“巴拉德党”^①和“拉阿姆—塔阿勒党联盟”^②，在选举之前曾被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取消大选资格，理由是这两个阿拉伯党不承认犹太国家生存权并支持反以武装活动。这两个阿拉伯政党随后指责该决定是“种族主义”性质，并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判定中央选举委员的决定无效，“巴拉德党”和“拉阿姆—塔阿勒党联盟”最终如期参加大选。

1. 巴拉德党始创于 1995 年，是以阿兹米·比沙拉（Azmi Bishara）为首的年轻阿拉伯知识分子建立的。其主张为：以色列成为全体国民的国家^③（而不是犹太国家）；以色列实现政教分离并取消犹太机构的特权^④；以色列阿拉伯人不服兵役以及提供其他的国家服务；以色列撤出全部被占领土实现难民回归并支持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承认阿拉伯公民作为地位平等的少数民族等。

1999 年大选中该党同“塔阿勒党”联合参加竞选，共取得 2 个议席，阿兹米成为国会议员。在 2003 年和 2006 年大选中，“巴拉德党”都获得 3 个议席。阿兹米本人也成为以色列阿拉伯社团中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但由于阿兹米不承认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之前曾公开表示过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因此阿兹米和“巴拉德党”都受到官方的调查，以色列选举委员会曾几次试图取消“巴拉德党”的参选资格，但这些尝试都被最高法院裁决为无效。2007 年 4 月，阿兹米突然通过以色列驻埃及使馆发表声明，辞去以色列国会议员职务，称将长期流亡国外，因为他担心回以色列将会面临长期的牢狱之灾而不得不结束其政治生涯。据以色列官方称，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几项针对阿兹米的调查，包括对其在 2006 年黎巴嫩战争中通敌以及洗钱等多项指控。阿兹米的议员席位被该党的赛义德·纳法（Said Nafa）所取代。阿兹米的缺席虽使“巴拉德党”元气大伤，但因为很多阿拉伯选民对其遭遇表示同情并继续支持巴拉德党。在 2009 年大选中，“巴拉德党”得到 83,739 票，仍然得到了 3 个议席，其中包括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阿拉伯议员哈尼恩·祖阿比（Haneen Zuabi）。

2. 另一个阿拉伯政党是“拉阿姆—塔阿勒党联盟”，这是两个阿拉伯党为参选而临时组建在一起的联盟。以色列国会选举法规定竞选党可以由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政党联合组成，但一个政党不能同时组建两个竞选党参选。“拉阿姆党”成立于 1996 年，而“塔阿勒党”则是原“巴拉德党”成员阿赫迈德·提比在 2003 年创建的，在 2006 年以及 2009 年的大选中这两个政党联合参选，其政治主张跟“巴拉德党”大同小异，但明确提出了消除阿拉伯社团和犹太社团之间的社会差距，如主张建立阿拉伯大学；国家采取措施消除基础教育中的差距；资助阿拉伯大学生；在阿拉伯区建立工业区；国家应该对所有宗教机构进行资助并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法庭的权力，等等。^[5]“拉阿姆—塔阿勒党联盟”在 2009 年大选中得到 113,954 票，共计 4 个议席。

（二）以色列共产党

除纯粹的阿拉伯政党之外，在阿拉伯选民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色列共产党——“哈达什党”了。从以色列建国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色列议会中唯一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就是以色列共产党。以色列共产党前身为成立于 1919 年的巴勒斯坦共产党，是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民族

① 巴拉德党，是希伯来语“民族民主联盟（Brit Leumit Democratit）”的缩写。

② 拉阿姆党是希伯来语“阿拉伯联合竞选名单党（Reshima Aravit Meuhedet）”的缩写；塔阿勒党是希伯来语“阿拉伯革新运动（Tnu'a Aravit LeHithadshut）”的缩写。

③ 目前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定义为：犹太国家、民主国家。巴拉德党主张以色列成为全体公民的国家，而不是犹太国家。这一点可以说是跟以色列国家本质相抵触。

④ 一些犹太机构。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活跃于巴勒斯坦，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基础。建国后，这些机构延续了自己的职能，对一些本应属于国家的重要资源，比如说土地等享有所有权。如犹太民族发展基金会（KKL-Jewish National Fund），这一机构成立于 1901 年，职责就是向犹太人募集资金在巴勒斯坦购地。以色列建国后，国有土地仍属于 KKL 支配。而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很难从 KKL 得到土地资源分配。所以巴拉德党要求取消 KKL 这样的犹太机构的特权。

的政治党派。以色列建国后，以共一直支持苏联的反以政策。在以色列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国会中虽有阿拉伯议员，但他们都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或其附属党的成员进入国会，由于完全依附于他们所属的党派，因而并不能真正代表阿拉伯公民的利益，在国会中为阿拉伯人争取权益的只有以共。以共成了阿拉伯社团利益的代言人，也相应地得到了很多阿拉伯人支持。因此，尽管以共在名义上仍是犹太和阿拉伯双民族党派，但实际上主要支持者都是阿拉伯人。^① 在争夺阿拉伯选票的斗争中，以工党为代表的犹太政党虽占尽作为执政党的优势，能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吸引阿拉伯选票，但以共一直为争取阿拉伯人的权益而不遗余力，从政治权到民权及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共都以阿拉伯公民的代言人和捍卫者身份出现。20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执政党能提供的物质诱惑力大不如前，而以共在阿拉伯人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以色列社会整体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阿拉伯人民族意识的增强，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在1977年大选前以共与几个犹太左翼政党以及阿拉伯党派合并成立“哈达什党”^②，并在大选中得到超过半数的阿拉伯选票。也正是在这次大选中，工党第一次败给利库德集团，从此以色列政坛结束了一党执政，进入工党和利库德交替执政的时代。当然，以共在阿拉伯选民中获取这么高的得票率并不意味着这些阿拉伯人都认同共产主义理想，很多选民把选票投给以共这个唯一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党，是作为对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一种抗议形式。

八十年代中期，以色列阿拉伯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政党，独立参加竞选活动。而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对以共的影响很大，以共失去了境外“靠山”和精神力量，而同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则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对于以色列阿拉伯人来说是一种激励，代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势力的独立阿拉伯政党作为一股新鲜的政治力量开始在以色列政坛崭露头角，尤其是在阿拉伯公民内部取得了非常大的支持，而相比之下以共的影响力则不如以前。在第18届选举中，以共共得到四个席位，其中三位是阿拉伯议员。

（三）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及其阿拉伯议员

本届选举中，共有3名阿拉伯议员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候选人进入国会。为什么阿拉伯人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并在其中担任议员呢？要解析阿拉伯选民和代表与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关系，则要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初期工党执政时代。工党虽然在这次选举中没有阿拉伯议员当选，但在历史上，工党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和阿拉伯选民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工党利用其执政党的身份，“胡萝卜”和“大棒”政策并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吸引了众多阿拉伯选票。在整个五十和六十年代，从1951年的第2届大选到1969年的第7届大选，工党及其附属党均得到了超过半数的阿拉伯选票。^③[6]149-169; 153 而除工党外，其他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也不甘落后，纷纷建立自己的附属党或直接利诱一些阿拉伯人加入自己的党派或为自己投票。20世纪七十年代后，以色列社会普遍经历了民主化进程，来自东方的犹太人不满一贯以来以西方犹太人为主导的工党执政的政府，1977年大选中右翼利库德集团由于得到大批东方犹太人和下层民众的支持而获得胜利，取代工党成为以色列执政党。以色列政坛进入两党轮流执政时期，而以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则更看重对阿拉伯选票的争夺。一般来讲，工党之类的左翼政党在阿拉伯选民中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阿拉伯选民寄希望于左翼或中间派政党在巴以和

① 以色列共产党在1965年分裂为马基党(MAKI)和拉卡赫党(RAKACH)，前者主要以犹太人为主，支持政府，但人数较少，并不能得到很多犹太选民支持，在1981年并入其他左翼政党；而以阿拉伯人为主的拉卡赫党虽然同意以色列的生存权，但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实行双重承认，主张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以色列公民，阿犹工人有共同利益，应该团结起来，争取废除对阿拉伯人的民族歧视。出于方便，本文中提到的共产党指的是共产党—拉卡赫党—哈达什党这条主线。

② “哈达什”，是希伯来语中“为了和平平等的民主阵线”的开头字母缩写，本身“哈达什”是“新”的意思。共产党是哈达什党的中坚力量和决定因素。

③ 1951年、1955年、1959年、1961年、1965年和1969年的工党及其附属党在阿拉伯选票中得票率分别为：66.5%、69.5%、63.1%、53.7%、56.8%和57.8%。

谈中取得进展，并改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其他的右派犹太政党或犹太宗教党则因无法让阿拉伯选民认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就通过对个人或某社团许以经济好处或其他形式的收买来获取支持。但总的来看，真心认同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阿拉伯人并不多。特例出现 20 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拉宾政府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在 1996 年大选中，阿拉伯人 33.4% 的选票投给了左翼的工党。但随后由于中东和平受阻和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以色列阿拉伯人对工党等左翼政党的支持率也大为下降，2003 年大选中，只有 25% 的选票投给了犹太政党，这也是造成当年工党在选举中败北的一个原因。

在 2009 年的选举中，利库德、前进党和“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的 3 名阿拉伯议员，都是德鲁兹人。德鲁兹人是一个特殊的阿拉伯少数民族，是从伊斯兰教什叶派中分离出来的，但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因为与当地传统的穆斯林社团历史矛盾较多，在以色列建国前德鲁兹社团跟犹太社团的关系就比较好。以色列建国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德鲁兹社团男青年被纳入以色列的义务兵役制之后，该社团比其他阿拉伯社团更多地参与到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取得的成绩也很显著。德鲁兹人在以色列少数民族人口中仅占 10%，但在本届选举中当选的 13 名阿拉伯议员中德鲁兹议员一共 4 位，占 30%。

来自利库德集团的阿约伯·卡拉 (Ayoob Kara)，曾担任过以色列议会副议长；来自前进党的马加里·瓦哈比 (Majalli Wahabi) 也曾担任过以色列议会副议长以及代主席；来自“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的哈马德·阿玛尔 (Hamad Amar) 是最受争议的一位阿拉伯议员，因为“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是个极右的犹太民族主义党，对和平进程和以色列阿拉伯人主张实行非常严厉的政策，本届大选提出的口号是：没有忠诚就没有公民权，矛头直指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该党在受到大量原苏联犹太移民以及以色列右派势力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其他各界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哈马德·阿玛尔作为该党候选人并成为议员，也受到了来自自己社团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他表示：该党的主张很公平也很符合德鲁兹社团的情况，德鲁兹年轻人跟犹太青年一样，都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为国家的安全贡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献出生命，因此他们也有权享有以色列的公民权。

这三个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 3 位阿拉伯议员都是德鲁兹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党派作出的姿态，表示它们并不歧视或排斥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以色列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乐于贯彻的分化阿拉伯社团的政策。从建国伊始，尤其是六十年代将德鲁兹人纳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役制度之后，以色列政府一直力图使德鲁兹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教徒）区分开来，服过兵役的德鲁兹人可从事一些原来只有犹太人才能从事的行业和工作，并在入学、就业和升迁方面比其他阿拉伯人优先，甚至在学校教育方面，德鲁兹人也有自己的学校教育系统，虽然也是用阿拉伯语教学，但学习的内容都是单独制定的，加强了德鲁兹社团独立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学习，强调德鲁兹人和其他阿拉伯社团的差异，并宣传德鲁兹人在以色列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等。

虽然几个主要的犹太党派中都有阿拉伯（德鲁兹）人的存在，但不管是从人数上看还是从影响力来看，他们的存在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党派，只是阿拉伯社团中个别集团或者个人的行为，不具有普遍性。更多的阿拉伯人通过加入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共产党或阿拉伯民族政党来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捍卫自身的社团利益。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度并不高，本届大选阿拉伯选民投票率仅为 53.4%，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阿拉伯选民没有参加大选。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阿拉伯选民投票率低是以色列整体政治制度和投票方式决定的，受到全国投票率整体大幅降低的影响：以色列成立六十年来，在建国初期，公民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参与热情，在 1965 年犹太选民投票率是 85.9%，但从七十年代开始投票率则严重下滑，到 2003 年犹太选民投票率为 67.8%。阿拉伯选民投票率也从 1965 年的 82% 下降到 1973 年的 73%，2003 年的 62% 以及 2009 年的 53.4%。^[7]其次，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对自己在以色列社会中边缘化的处境认识得很清楚，并对本社团的阿拉伯党及领导人感到失望，因为选出的阿拉伯议员根本无法在以色列国会中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尤其是在以色列

社会整体右倾而左派势力衰微的现在。^[8]而且由于阿拉伯社团的领导们很多都只着眼于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境遇而放弃了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争取日常生活中的权益和好处，这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一部分选民的民心。最后，以色列阿拉伯人出于对以色列政府政策以及对巴以和平进程停滞的抗议而选择抵制大选。以色列阿拉伯人有部分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份认同感，有些组织和个人^①始终在宣传抵制大选，认为参加选举就是承认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并把自己和其他巴勒斯坦民族区分开来。而2008年底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铸铅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也让很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反感，因而抵制2009年2月份的国会大选。

抵制大选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政府现行政策的不满的表现；另一方面，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不参加选举就是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尤其是右派极端民族党让路，他们得票比率越高，相应地在国会中的地位就会越重要，而他们制定的政策和方针中的犹太种族色彩很浓，这对以色列阿拉伯人以及中东和平乃至整个巴勒斯坦民族会越发不利。

三、结论

纵观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参与国会选举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变化：一是从被动地附属到主动的独立参与；二是从早期的高投票率和选举参与到2000年以后的投票率持续走低。

以色列阿拉伯社团在建国初期是一个零散的下层社团，是一个“被斩首”的社团，绝大部分精英和社会上层都流亡国外，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社团身份不清、前途不明，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政治上的无力期之后，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以色列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加快，阿拉伯公民对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逐渐熟悉，政治参与热情也高涨起来，组织独立的政党开始涌现，以色列阿拉伯人由充当犹太政党的投票机器转变为以色列政坛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这个力量还比较小，常受排挤和打压，但它真实而顽强地存在着；虽然它与以色列主流政党的力量相差悬殊，但它也可以曾经做到过，为更有利于自己社团利益以及中东和平的那个集团增添力量，如在九十年代，拉宾、佩雷斯领导的工党就是因为得到了全体阿拉伯议员的支持才能在国会通过关于巴以协定的提案。

关于阿拉伯选民投票率的变化，早期很多阿拉伯人出于对物质好处的期待而欢迎投票年，投票率极高，到1973年第8届国会选举，阿拉伯选民投票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八十年代阿拉伯选民投票率有所下降，维持在73%左右，这时大家投票已经不是出于对物质好处的追求了，因为大多数选票投给了不掌握任何经济资源甚至一直被政府打压的共产党以及阿拉伯民族党派，但大家的政治参与热情还是比较高，期望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选出更多能够在国会中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来为自己的社团以及阿拉伯公民争取更多的权益。九十年代中期，阿拉伯选民投票率回升到77%（1996年）和75%（1999年），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选民看到拉宾、佩雷斯政府在和平进程中的决心和取得的成绩，因而对工党的支持率比较高；而到了2003年大选，因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和中东和平进程停滞，阿拉伯选民投票率仅为62%^{[9][14]}；而到了2009年大选，投票率更是下降到53.4%。

目前以色列社会和政坛是“整体右倾”，右翼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态度强硬，因在国内政治中不得不对宗教党派让步，这对以色列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占人口的20%，但由于投票率低，使得阿拉伯人在国会中根本得不到应占的席位比例，而左派政党也显得人单势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以色列政坛，如果左派力量不能调整自己的定位和政策、进行革新并恢复民众的安全感和信心，同时吸引阿拉伯公民支持的话，将很难重返执政党地

① 如“乡村之子”（Sons of the Village），该组织成立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主张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难民回归、建立独立和世俗的巴勒斯坦国以及去除以色列的犹太国特性等。该组织参加以色列的地方选举，但抵制国会选举。

位。从另一个角度看,有这么多不愿意或者是抵制国会选举,意味着这些人不认可、不赞同现行的政治制度,这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以色列政府应在重获阿拉伯公民的信任方面下功夫才行。而阿拉伯公民如果想进一步推动以色列民主政治建设并为中东和平以及巴以冲突的解决出一分力,也要更积极地参政,通过合法途径推动以色列政局的变化,使得情势朝有利的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 [1]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Population of Israel at the Eve of 2009 [EB/OL].[2009-10-25].
<http://www.ynet.co.il/english/articles/0,7340,L-3647255,00.html>.
- [2]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Demographic Situation in Israel – 2007 [EB/OL].[2009-10-25].
http://www.cbs.gov.il/hodaot2008n/01_08_252e.pdf.
- [3] 阎瑞松. 以色列政治[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 [4] 肖宪. 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5] 拉阿姆—塔阿勒党 [EB/OL].[2009-10-11].
<http://he.wikipedia.org/wiki/%D7%A8%D7%A2%D7%9D-%D7%AA%D7%A2%D7%9C>.
- [6] Benyamin Neuberger.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i Politics 1948-1992 – From Marginality to Influence [J].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993(27).
- [7]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EB/OL].[2009-10-25].
<http://www.idi.org.il/sites/english/ResearchAndPrograms/elections09/Pages/ArabVoterTurnout.aspx>.
- [8] 冯基华. 以色列右翼势力及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J]. 西亚非洲, 2008(10).
- [9] Ephraim Lavie, Arik Rudnitzky. Arab Politics in Israel and the 18th Knesset Elections [R]. // Moshe Dayan Center, Tel Aviv University. Elections 2009 Updates. 2009.

On Israeli Arab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ANG Yu

Abstract: Arab population comprises 2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Israel. In the 18th Knesset (Israeli Parliament) Elections in Feb. 2009, 13 Arabs were elected to the 120-member Knesset. This proportion of Arab MK in the Israeli Knesset (10.8%)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Arab proportion in Israeli population. The 13 Arab MKs come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some are elected from separate Arab lists; others belong to the Israeli Communist Party, while still others come from the Zionist Parties. During 60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participation of the Arab citizens in Israeli politics underwent two distinct changes: a qualitative and a quantitative one. In terms of their political role, the Arabs have abandoned their erstwhile dependence on establishment parties in favor of forming independent lists. Simultaneously, however, the rate of the Arab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ions has continuously decreased, most notably during the last decade, as it reached the lowest point in history. As Arab citizens are losing their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Israeli politics, this weakens the power of the left-wing political blocs, and to a certain degree has also negative impact on Israel's domestic situation and its politics with regard to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Key Words: Israel; Arab Citizens; Middle East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lection Politics

(责任编辑: 杨 阳)